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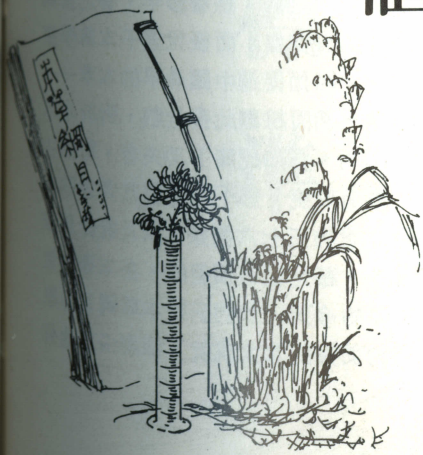
# 本草綱目的科學價值

北醫僑生刊物「海杏」要我寫一篇本草綱目的科學化方面的文章，本草綱目是明萬曆年間李時珍的作品，它在本草系統上屬於明清近代本草，六十三年爲了有人提議本草綱目應該有新的版本，我曾經寫了一篇「構想中的新刊本草綱目」主張把第一版的金陵本找到，並把一、三、七版的藥圖予以合刻，以究明此書在不同時期刊本的植物是否有變化，同時把時珍沒有注意到的避諱問題予以校正，並把目錄有而正文所闕的四藥予以補足，使其成爲最完善的一本。惟以公忙，文章雖然寫出來；推動這件事情却需要時間和精力，一時還沒有頭緒。前夏訪問香港中文大學，並作演講，獲悉大陸紅朝組織了一個「本草綱目校點小組」，聞已刊出了第一冊，把李氏所引用的原始文獻一一找出來予以核對，這件事情如果做得成，不失爲一種勞作；但不能原諒的，他們竟然把校點出來的文章，完全改用匪字了。試問一部本草綱目，著者自稱書采八百餘家，上自秦漢，下至唐、宋、金、元與明代，這八百餘種參考文獻，本來各有其著作時代背景，各時期用字有很多不同，這種集上下古今本草以及經史文獻之大成的書，既經校點，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求其原文真跡，爲什麼要用匪字（簡體字）把它統一起來？這不是脫褲子放屁（多此一舉）嗎？這乃是匪區考據界的悲哀。

那

琦  
教授

擺開這些專門的問題暫時不談，先從本草綱目的基本知識談起，中國本草著作，自漢、魏六朝，中經唐，宋，以迄明清近代，亘二千年來的嬗遞傳承，作家三百三十家，成書二千又八十八卷，形成一貫體系，爲東方藥學的主流。上面的數字是有名的本草學家，先師岡西爲人博士的統計，這個數字當然不能說十分正確，因爲若干早期本草作品，早



已失傳，有的祇存書目，有的連它的可靠性也不能肯定；清末民初以來的若干本草著述，也有的因流傳未廣，少有人知。岡西先生整理出隋以前本草，唐代本草、五代及宋本草，金、元、明、清本草各若干家，若干卷，但未作總計，這便是先師治學精神所表現的一端。

這許多本草，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：從漢代的神農本草，名醫別錄，李當之藥錄，吳普本草，雷公藥對等稱之為早期本草。從齊陶弘景校定神農本草經三卷，到宋代的證類本草，稱之為正統本草。金張元素的潔古珍珠囊，李杲的用藥法象，以及元王好古的湯液本草等，專重推理的用藥論，稱之為金元本草。降及明清，如本草品彙精要和續集，本草綱目和綱目拾遺，以及汪昂的本草備要、吳儀洛的本草從新等，稱之為明清近代本草。

李時珍，字東璧，晚年號瀕湖山人。明武宗正德三年（一五一八）生於湖北蘄州東門外瓦礫壩，卒於神宗萬曆二十一（一五九三）年，壽七十六歲。綱目之著作，時珍自稱：「始於嘉靖壬子（世宗嘉靖三十一年、一五五二、）終於萬曆戊寅（神宗六年、一五七八）稿凡三易。」即從三十五歲著手蒐集資料，至六十一歲完稿，歷二十六年之歲月始完成此一曠世巨著。翌年曾訪求出版者於南京而未果。至萬曆十八年再訪南京，得王世貞為之序，並商得胡承龍為之着手刊行，於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，始告完成，是年時珍卒，其生前曾否獲見成書，則屬未明。嘗預撰遺表，擬獻之朝廷。二十四年，由其次子建元為進本草綱目疏一通，獻之神宗，神宗朱批「知道了」，未予重視。與宋代寇宗奭所著本草衍義獻之宋徽宗，並由皇帝特予轉一官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，二者之情形不可同日而語矣。其賢愚不限於皇帝，主政大臣左右不得其人，當為其主因。

本書於明清兩代共有七種版本，如連同民國以來國內及國外刊本，當不下六十種。首刊於南京者，稱金陵本，全書五十二卷，圖三卷，為建元所手繪者，正文卷一至二為序例，卷三至四為百病主治

，卷五至五二為各論，各論計分為十六部，六十。所收藥品總數，自稱收舊藥一五一八，自增三四，合計一八九二種。據先師岡西先生之考察，實上，引自證類本草者一四七〇種，引自其他本草者五十二種，自增品三七六，合計一八九八種。舊藥之分條，合併，改名者頗多。而菴，七仙草沒離梨，靈牀下鞋四藥，目錄有而正文闕；砒石百兩金，苦草，侵木四藥，正文有而目錄漏刊。刊本將後四種補入目錄，但前四種則依然闕如，者於民國四十七年為之補闕。

每藥以藥名為綱，下分「釋名，集解，正誤，修治，氣味，主治，發明，附方」之八項為目。珍自稱：「書采八百餘家，附方八千一百六十。但實際上其處方經清康熙間蔡烈先整理，勒成萬鍼線一書，據統計結果，已超過一萬個處方，尤偉構。自綱目一書問世以來，由於此一約兩百餘言的巨著，蒐羅之豐富，可稱獨步；故後世本草作概為此書之節本。如本草備要，本草從新等之期本草，率皆以綱目內容過多，每難於卒讀，因趨向於簡化。

有明一代的本草著述，既繼承了金、元流藥的陰陽五行說，又不尚考據，因而所引文獻割裂支離，任意改竄，對於所引前代古本草部分，失去獻學價值，而每藥只限一圖，亦使生藥學價值大之減色；因而此書問世之後，譏譽參半，譽之者集本草之大成者無過於此書；而後世若干本草學則予以苛烈的批判，因而促進中國最早的本草——神農本草經的復原。然而綜觀此書全豹，對於本之學幾窮畢生之精力，肯如此痛下功夫者，前無人，後無來者，縱有瑕疵，終不能掩蓋其偉大的成就。尤其以時珍自增的三七六種藥，以及對於舊的時珍的自說部分，都是極有價值的。在本書問世已歷三百八十五年的今天，我們研討本草綱目的學術價值，不禁對於前賢的偉大成就，深表由衷地慕之忱。